



1 4
1555
164

164
2/4



155
163

五

總

志

五

門 14
號 1555
卷 164

五
縣
志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五總志一卷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
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一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
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
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氏之道
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
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
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
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

五總志提要

一知不足齋叢書

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健爲令作
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
府又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
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
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
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
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
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
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

據厠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
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
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問續桂子天香之
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
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
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甚詳猶有足
資參證者說邠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
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此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其後必欲博採合參而後成也

五總志序

江左吳炯述

余雖蒙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
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艱棘
百為方時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發井不汲泥不食矣
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尙未可
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已語或以古證今亦不
復列其次第非敢為書觀有補于遺忘龜生五總靈而
知事古人譬諸老於學而不斃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

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句敘以紀之庶幾託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

五總志

東坡手澤載賈昌朝結連温成皇后乳媪賈婆婆諫官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寧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薦昌朝坳先大父事仁廟朝為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云陛下若以臣為然乞上方斬馬刀斷姦臣之頭懸之兩觀以謝天下或以為不然則斷臣之頭懸之烏府以謝姦臣上既用其言黜二大臣復大書鐵御史三字以賜之觀其聽言如是則

以賈氏事實語臣下直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諫草及
朝廷案牘悉罹於兵火矣

唐李白崦崎磊落嘗醉眠於酒市上遠召見于沈香亭
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鞵以水漉面須臾落筆
如風雨時人謂白沈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
事未嘗錯誤因號爲醉聖故杜老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於便殿酒酣
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任人之道如小
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

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
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
酒不羈特有才無命託此以玩世爾與次公醒而狂未
易同日語也

元祐中李邦直帥真定先予與田端彥歐陽元老爲幕
府端彥春秋高故以文事之端彥後爲官荆南與郡將
不合弃去冠冕從元老游元老時方卜築渚宮爲終焉
計旣聞蔡元長拜相乃欲謁之說以勿與朋黨元老以
詩贈行云守節固窮匪易事鐵中誰許鬪錚錚聞道新

除右僕射難留高臥老先生能令餘黨留殘息必有昌
言佐盛明我欲效顰嗟老矣西風回首涕縱橫既至京
師果以禍福利害喻元長且出元老詩示之雖若不樂
然堅欲召見端彥以書抵元老元老以詩荅云莫嗟騏
驎老不識雲臺仗此驥天所脫未易論得喪元老有子
小字鎮兒端彥書中勉其讀書元老荅曰小兒飲啖數
倍於曩時多晝日眠而懶讀書觀其意無他要作好官
故也端彥既與元長不合乃遜嵩少間今猶無恙年將
九十顏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馬時時多乞錢於洛陽城

中得卽以施貧者蓋得道靜長官之流也

黃氏爲宰相者古今二人而已今丞相潛善漢丞相霸
是也霸爲潁昌守見謂糶嗣旣登庸後寂無能名焉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埃奔騰
死亡懼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伯游爲武林長上
書言狀和帝罷之唐明皇乃用李林甫之排驛傳進以
媚妃子鄙哉本朝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余先大父
爲健爲縣合作一戒詩以見意九重稱獎士論偉之
唐大歷十二年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

五卷元
方宴客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成毀徹之王黻宣
和初入居宰路弊事悉舉減吏祿併冗官以積財用罷
諸局澄濫賞以絕僥倖雖蔡氏之盛猶爲之斂衽使其
剛正不回終始如一顧何羨於楊綰乃復開邊隙置應
奉以持祿固位由是言之向來初政特矯俗悟主邀譽
以取權爾始五十四局凡有請於上所降指揮必乞不
候覆奏而用度悉由中出尙恐朝廷與有司之執法也
既置司之後非惟無所畏憚而所須悉責辦於此加之

竭天下民力營九州以弊中國豈特視綰如天淵蓋將
深愧於李林甫矣悲夫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
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
以潦倒爲不偶之辭誤矣

江鄰幾雜誌載唐玄宗實錄疎略特甚呂縉叔云若使
獮狐及顏魯公輩作必不至是此元載蔽賢之罪也宋
次道補脩武宣實錄自謂詳密於玄錄及觀陳瑩中奏
議 哲宗實錄差承旨蔡京兼領謂 太宗以後實錄

五經元
提舉脩撰皆有正官用度命官雖多不敢憚煩惜費所以重大典而尊先朝也獨用兼官恐過於陛下上從之誠哉三子之論如合符契可謂知體而不阿矣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復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荅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却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

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

國初劉鋹性絕機巧嘗結真珠鞍勒爲戲龍之狀獻

太祖 太祖以示上方官工皆悉歎服 上曰若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噫偉哉聖主之言可以爲萬世法使臣子佩服銘篆凡事者不忘此語則諂諛巧宦之徒何由進

自唐武德至長安四年己前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

朝政數日始有詔加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唐溫庭筠每入試作賦凡八义手而入韻成宣帝賦詩上句有金步搖對令未第進士屬之庭筠以玉條脫續李義山偶謂之曰近得一聯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詞溫應聲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是以今事對古事也山谷有詩云雖無季子六國印乞讀田郎萬卷書蓋用此例也而學者疑之田鈞荊州人藏書甚富山谷書萬卷堂以名其居

有軍國政事中舍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於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惜乎去古未遠此例遂廢

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劍舞漢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曰巴俞舞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人驍勇趨捷者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高丈餘會北戎使至宴於便殿因令劍舞者科頭露體鼓譟而入戎使懼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懾不敢仰視俶言於上曰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者也漢高祖

太宗相望千載雖平秦定晉時異事別而皆得之談
笑聞顧非不世出之主曷能如是哉

唐張彖素習吏事釋褐爲華陰簿時縣令郡守俱非其
人每白事多所沮抑乃曰大丈夫有凌雲之志拘於下
位若七尺之軀立於矮屋使人擡頭不起遂挂冠而去

劉凝之字道源奇士也隱居九江歐陽永叔爲賦廬
山高其子羲仲字壯輿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宣和初特
起爲道史官旣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余以詩贈
行云束帶眞成屈壯圖寧思飽死歎侏儒便拈手版還

丞相却覓芒屨踏故廬少日縈心但黃妳暮年使鬼欠
青奴他時有客來載酒解道欲眠卿去無 張子劉子

雖生居異代其出處略相似余老宦不立方且強顏干
祿以爲貧得無愧乎固將特書屢書不一書以自警也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入禁中 太祖曰當以此
與我自今勿爲此飾主笑曰此用翠羽幾何上曰但恐
宮闈戚里相效小民逐利卽傷生寢廣實汝之由 太
祖以睿特之姿創業垂統而好生之德每見於色辭與
夫防微杜漸厥有旨哉

崇寧乙酉先子責居荆南張才叔還自英州感慨道舊之餘詢諸故人才叔曰魯直每有書來寒溫而已瑩中尙多言訊至動輒盈軸志完依舊一脚向前一脚向後若庭堅則不然雖白刃在前一色元祐嗚呼古所謂子立特起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斯人其誰與

王祐嘗植三槐於庭曰吾身不登三事子孫必踐其位及子且爲台輔而三槐並茂陰覆一庭古稱于門信而有徵

故侍讀尙書爲之者當取三多讀多著述多持論多史

官謂才學識爲三長而三長之難識尤居甚清泰朝李專美爲北院甚有舟楫之難時韓昭裔已登庸矣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爾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如今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昔唐叔翦桐周公以謂天子無戲言當時未相專美則已何至以謔浪語形之歌詠殊乏君臣之體也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篋未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

五經元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
是言也

千文題曰勅員外製勅當作梁蓋傳寫誤也當時帝王
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
爲勅勅之名始定於此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
十之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每畢人爭取之但作
律召調陽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
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旣召我來而不迎我是
見輕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
以無所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
致子弟有牽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
爲師承而弃廉絕恥之流宜視此爲覆轍可不慎哉

自唐歷五院者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
殿中侍御中丞大夫也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
日謂之伏豹直說者南山有赤豹深藏不出自愛其毛
體恐爲雨霧霜雪所傷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
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以深藏今所謂豹直者

特取不出之義他司或寢以為例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鯀魚退之云
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于書
傳更當詳考且質於博古者

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
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
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
傳何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
當下意混成真脫胎法也

晉桓温與殷浩友善浩作小詩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
犯我犯則出爾詩以示人滕達道帥真定朝申送詩者
數十人臨行啟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
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
善謔要之非盛德事

老杜詩云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唐人食
筍云稚子脫錦襦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惠洪
初不知此乃於冷齋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鼠大
如貓其色類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殊牽合也便以為

證嘔哉閩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屢得食之士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謂性嗜竹初不與竹色相類故當以唐爲證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眺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奧潔之人其子僥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謂過于度支郎遠矣

唐崔協美風骨而少文字人呼爲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見黜于學者然悉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世之恃風觀者多矣顧將何以別之

老杜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魯有二夫賢而史失其名楊子惜之黃四娘何物女子乃託子美以不朽亦一時之僥倖也

曾文肅公昔帥長沙既復召殊以不得遊南嶽爲恨元符末大拜之日退朝假寐忽夢筆吏持紙請回先狀語

公自書云獲遊名山殊愜素願崇寧初罷政累貶衡州道由嶽下酬答書牘宛如昨夢蓋前定也故公處之怡然不復芥蒂

唐李德裕與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且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呪雞翁爾老杜云戶鄉餘土室難說罍雞翁用字不同當更考之

館中會茶自祕監至正字畢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爲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已默默無語衆乃詰之無已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

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干寶司徒儀曰祭用麩麩晉制呼爲撰餅又曰寒具今日餽子桓玄蓄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飾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柳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當桃竹出巴渝間六朝人謂簞爲笙案蒼頡訓詁葦簞也方言謂

簞為之笙其粗者為籟條則笙為簞明矣

王介甫意輕五代史一日因平甫案間有之遂問曰此書何如平甫曰以明白易曉之言敘擾攘難盡之事未易議也始誠其言以為切當

唐韓王元嘉刺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

介甫曰窗明兩不借當是用此

漢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語弟超曰武仲以能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效也

長安書生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兒乃能爾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東坡廣玄真子詩為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莎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

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鈎青筇笠前無限
事綠莎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
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貌自以爲得漁父
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
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

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
仙家紫雲之亞也及云此譜請元昆製敘刊石于甲寅
之方與世異者有獨指泛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
之類余先友田爲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聖

羽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不伐死矣恨此曲不傳

古語云借書與一瓿還書與一瓿是以此媚藏書者冀
其樂借而後人訛以爲癡獨東坡云不持一鴟酒甯借
五車書乃以爲鴟夷之鴟與古□近之余於長安崔氏
得唐張一字書其略云瓿盛酒肆升器也好事者持以
借書當以瓿爲正

蜀僧鸞鄙賈島寒澀乃自諷□□曰鼇頭浪蹙掀天白
鯨目光燒半海紅且曰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島
嘗爲僧韓愈惜其才俾反俗嘗於宣城謁紫微不遇乃

日我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近時僧多以詩自名者如善權惠洪皆步步踏古人陳迹獨祖可語自胷中流出得句律妙處雖非衲子本分事亦可尙矣
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爲證又四更自寶公塔還合妙齋疲臥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爲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

爲從重

羅紹威與梁祖情分極至先是本府牙軍八千人驕甚盡謀殺之雖豁心素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牙軍爲祟云聚我六州四十八縣鐵打此一箇錯不成東坡云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始疑其用俗語今表見之

職官要錄引陳雷風俗傳園公宣明爲秦博士與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避地於終南山漢祖徵之不至就惠太子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今商山四皓碑隸字

以園公爲圜公當以碑爲正

汝南傳太守李俵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向封武興盛孔叔爲六孝廉以應歲舉未行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俵妻於柩側下帳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日辭行畱封黃四人隨柩時人以爲知禮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

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卽倚檣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以一二同列其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卽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按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冷冷仙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

必不致沈滯戀此壞身似有物爲之然詞語超妙非少
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唐李賀卒於太常官時年二十四其母一夕夢賀來如
平生時且曰上帝遷都于月圍構新宮命曰白瑤以賀
業文召爲之記又爲凝虛殿纂敘樂章今爲神仙中人
樂甚其母寤而異之哀念方解 又有夢得銘文者曰
紫陽山人山玄卿撰山公之銘今聞于世而賀之記獨
不傳深可恨也

唐孟銑家祭儀士人家四仲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

已其用桌椅卽是几筵乃凶祭也今蘇丞相家獨用此

禮

春明退朝錄載前世學士名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
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昭爲之先子爲崔君授墓
誌其先仁冀仕錢俶爲通儒殿學士俶入朝論薦之任
衛尉卿今表見之以補宋公之遺

唐玄宗射獵沙苑道士邢和璞化爲羽鶴孤飛其上帝
彎弓射之中其左股復還玉局觀畱箭以示其徒曰此
制天子明年幸蜀東坡歸自嶺表復官食玉局祿有詩

卒章云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蓋所謂見微而知著者

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近世如晏公類要之類雖博極冥搜用功於閒暇之時將革此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于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尔卽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寧且食小人

羹叔黨墓木握矣而余方艱棘異縣誰與其此樂者

蜀先主欲用羅袞爲書記袞聞之曰誓擁馬通火服敝布衣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上也 唐鄭棨有詩名或問相國有新作否荅曰吾詩思在灞陵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因得之緬懷二子有味其言

唐末朝中有人物號玉筍班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三十韻內一聯云點檢金闈彥淒涼玉筍班時人鱸炙以爲切對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

之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願自見也一日謁公于定林不值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脚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郎復以我爲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爲守拮据撻之廢棄終身悲夫

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常飲此醞有詩云孟佗愛官入骨髓爲官蹙眉曾未開快遣葡萄百斛酒換取梁州刺史來歸以示蔡

天啟天啟荅云并州在昔葡萄酒賦咏于今定幾人誰記當時味外事要令吳子語超羣天啟以推挽後覺爲己任今死矣諷咏斯文嗟嘆無斃

王子飛從國信之高麗撰雞林志天啟以詩贈行云聞君秉筆賦雞林海怪山奇入購尋莫紀大宛多善馬令天子便甘心非特句法之端重而慮高識明絕人遠甚

米元章嘗謂蔡元長後當爲相慎勿忘微時交蔡旣大拜乃引舟入都時吳安中守宿欲留數日米謝以詩曰

肉眼通神四十年侯門拖袖氣如烟符籙徑過無行李
西入皇都索相錢至國門乃用外方先狀抵蔡其略云
右芾輒將老眼來看太平蔡喜之尋除書學博士擢南
宮外郎元章既灑落不羣而冠服多用古制張大亨嘉
甫贊其像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議者以爲實錄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
人嗤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也及云人歸落鴈
後思發在花前乃云名下無虛士隋煬帝善屬文而不
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獲罪竟以事誅之且曰更能作

空梁落燕泥否人主與臣下爭能致殺之亦已甚矣此
王僧虔所以用拙筆書孔元賓破句讀文以自全也
蔡元長自成都召還過洛時陳和叔爲畱守文潞公以
太師就第餞行於白馬寺酒酣文語蔡曰觀子風骨當
大貴如老夫官職必作子孫爵祿過之但恐無老夫安
閒之適宜深思慎處也靖康初元其言果驗此老闕人
多矣故先見之明若合符節元長盛時劉器之以語先
子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日世間多少不平

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
但老鷓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己語足成二絕云
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逢今幾月
何嘗得見華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鷓
誰料浮休癡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爲跋其略曰華
人嘲同亦已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掌面目而
庭中牡丹盛開與詩語異矣豈世間事反覆顛倒皆如
是耶遂爲廉訪摺奏之謂語涉譏詘尋降秩罷郡
漢衛綰忠實無他腸上以爲長者直不疑不好立名時

以爲長者張歐專以誠處官屬以爲長者彼三子雖施
設不同而均不失爲長者士之涉世當書諸紳以自誨
云

六朝人論詩謂好詩流轉如彈丸唐人謂張九齡談論
滔滔如下坡走丸雖覓句置論立法不同要之以溜亮
明白爲難事釋氏以有轉身一路者爲衲僧似爲此設
也

江南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錫宴
侍臣皆有賦詠徐鉉爲前後敘合爲一圖御容徐冲古

主之太弟侍臣法部清衛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
主之曲盡其妙張彥遠法書名畫錄頗詳盡而獨不及
此當是此圖不復流傳遂泯沒無聞焉

登州海崖林中有鷗能自高麗一飛度海號曰海東青
唐人呼爲決雲兒本朝夏帥趙保忠得之以獻 太祖
太祖却之曰朕久罷政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却以

賜卿

遼人致守

在北曰強軍蓋以禦女真也未主好
田獵求海東青於女真且抽強軍爲從衛後求愈急強

兵日削遂爲女真窺伺悲夫

黃羲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
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爲學當師古吾叔源流實
自杜陵卽吾師也余時尙幼方參老人侍立在傍會有
乞草堂詩者山谷卽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徑入小庭
迂登登豈按圖主人緣雅趣有客愛規模鷗與鄰翁狎
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隔江湖山谷大奇之旣
別以所用研并手校註釋社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
也可以壓嶮者之累卵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

圓也可以消非意之橫逆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爲子師亦爲子友善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悉罹於兵火念之令人鼻酸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吳會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化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鶴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

札爲良田以立墨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時人以爲舊姓要錄隋張覽作名族人物志蓋以此爲祖述云

古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學士陶穀侍兒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謂之曰党公解此乎對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時於錦帳中命歌兒度曲飲羊羔酒爾安知此樂陶悵然自失党公智識過人故爲癡絕以保身因知大將軍未易一槩言也

梁湘東王記錄忠臣筆有三等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
精粹者以銀管文章美好者以斑竹管唐明皇初政諫
無不從取章疏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左右時取讀
之惜哉使二主鑒裁趣士不斃於晚節則心腹之患何
由興

李伯時為先子作淵明歸去來圖且將寫賦於圖上畫
成而右臂不舉劉無言畢其事丹青字畫妙絕一時張
才叔跋其後曰淵明白劉裕盜晉後凡所著述書甲子
而不書年號蓋自視晉室臣也不得已退而賦歸去來

異時常見畫淵明像者往往但作蕭灑物外態今觀此
圖大小凡十八人皆鬚髯奮張有英偉氣李伯時當如
親見其人靖康丙午余被掠于京兆祥符寓舍畫篋蕩
盡念之慨惘沒世不斃也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
公曰吾面不及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獻研于
王荆公云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能直幾
何二公之言雖質類野而清節不為物移問者歎服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

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尙當制爲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眾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切而識者譏謂以爲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于歌詠也

陶穀爲學士 太祖晚御便殿遽召見之將至前却者數回上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已方趨而出夫君臣相遇雖賜宴間爲厚禮要當有體以自閑而持重輕侮顧自處者何如耳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良有已也

唐元舅鄭光作鎮河東滕御有敕封夫人田絢贊光以表謝而不受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宣宗嘉之杜佑妻梁氏早卒旣久嬖姬李氏有敕策爲夫人崔膺勸佐讓封梁氏且爲表其略曰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憐之乃併封梁氏近者公卿

五經志
姬侍悉加邑號而尤者疏封大國豈惟僭越無度得毋
愧于二子而爲門下士者視之默默顧不慙于田李乎
山谷老人自夬角能詩送鄉人赴庭試云青衫烏帽蘆
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責在人間十
一年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
始受知于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坡雖
喜出我門下然胷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
別師坡者萃于浙右師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觀之大是
雲門盛於吳林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

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脚根點地者百無二三
焉林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蘄然見
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黃門
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
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
論

王荆公一日與郭功甫飯于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
義了者自稱詩僧投謁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於丞相
前自稱詩僧定狂夫也不必見之公曰姑見之何害因

詢以爲詩且令卽席而作僧云願乞題并韻公欲試以尋常題目復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爲題且以汀字爲韻功甫云亦願得紙數十幅爲百韻詩蓋以氣壓之也須臾筆札至功甫揮毫如風雨將及二十幅僧徐取紙一幅以指甲染墨對功甫不敢仰視僅書一絕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連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賞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復稱歎僧始厲聲謂功甫山僧不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爲工耳功甫殊病之竟

無以報也

駱賓王未顯時庸作于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畫一老僧苦吟不已繼以永歎因問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遂太息也賓王曰我當爲汝足成之僧云爾何人而敢言詩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舉前句卽應聲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雖溷跡塵埃而胷中突兀權奇遇事輒見殆不能

隱也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荅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於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公擊節稱歎又嘗問劉貢甫云不撤薑食何也貢甫云本草薑多食則損智所以不撤薑食者是亦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之義也公初然之久之方悟其戲己也

伊闕雜誌載耿平子居山間前後多天然怪石王元恭過而問曰卿安得此耿給以從他山買得之王素癡乃竭人力終不可致葉少蘊既辭政路結屋雪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隱于土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瓏空洞挾策其間自號石林山人懸知過耿平子之居矣而見之者未免癡絕如王元恭乃知謝幼輿本巖壑中人雖入世間未害其超詣不凡也

曾誠字存之與先子同官奏邸靖康初以少蓬召垆獲再見于京師一日語垆曰余在林下二十七年僅與世絕但每知朋友厚善者長進則爲之寢食有味或聞有

不長進處何止作十日惡常有人謂余曰劉無言書朱
 冲之父碑余歎息謂讓之曰雖書鮮于氏碑亦不害其
 為顏魯公久之又云遂銘朱冲墓余復告之曰張曲江
 為牛仙客作誌銘便當以曲江為不賢耶後數年有客
 來自南方云無言之女已嫁朱勔之子余斂衽失色云
 歷觀方冊實絕前聞矣他時歸語無言道號尙仍無悔
 乎

五總志 完

古今紀要逸編

古今孫氏家譜

序

南宋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自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其閒天運否泰人事得失生民治亂歷祚興廢之數概可觀矣廼撰次止及神宗而徽欽以後皆闕焉豈所謂定哀之閒微其詞耶攷先生當度宗朝以史館檢閱入對目擊國家禍亂之兆危在旦夕而痛哭直陳不避譴謫蓋居其官則盡其職道固如此則徽欽以後之無傳自不同定哀之例其爲簡帙之散亡無疑也吾友同亮篤志好學積有歲年博通經史于

子集諸書靡不究極凡遇奇字疑義必手自搜討註釋而後已或得古人斷簡殘編亦必珍而藏之以備訂補因出其先太僕公所抄理度兩朝紀要得之滎陽鄭氏者授之梓人而是編之散者以收斷者以續俾學者習其書而信其傳抑可謂文潔之功臣矣顧哲宗以後理度以前尙有徽欽高孝光寧未備同亮心用爲休凡物必聚于所好以同亮之篤志好學如是吾知是編之散亡者必將盡出以續成東發之完書而大慰同亮之積願如豐城之劍終必復合余雖老而秉燭且樂從同亮

之後爲之鼓舞而稱快焉矣年家眷同學弟左臣黃頓
首拜譔

序

宋黃東發古今紀要第二十卷明四明陳燮五太僕得之其鄉鄭干之所輯四明文獻太僕子同亮謀鏤板以廣其傳此卷自前代葉文莊邵宏齋皆云未見蓋逸編也歷四百餘年而後出人閒學者寶之如天球琬琰吁其難也在昔先民之著述備矣陵谷變遷蕩爲煨燼而此獨從荒林破塚蛛絲煤尾閒拂拭出之蓋所紀國運汗隆人材臧否抉發幽潛破除回遁可以興起百世炯戒千秋精神所注不容遏抑然非世之鴻生魁士以網

羅放失為已任安見其不漫漶磨滅也使當日早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則此書不待久而後出然正惟其收之放失之餘也故愈可矜貴若徽欽高孝光寧六朝揆之以理必不中闕今尙未為全書然越數百年而有三君子矣安知自此數百年中不又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舉其廢墜也耶故錄其已得者附諸黃氏日抄而缺者姑以俟諸異日丁丑十月客延平獲與同亮先生友先生出此卷見示因略敘簡端如右東吳同學弟趙俞書於吸江樓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

慈溪 黃 震 東發

本朝

理宗 初即位仍委舊輔史彌遠淵默十年無為彌遠薨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相鄭清之收召一時知名士布之朝號稱更化然斥逐彌遠黨人雖盡清之開邊誤國中外反益大耗明年遂並相喬行簡尋又相崔與之不至又明年因宗祀大雷電上乃逐清之獨目了簡行簡得政分邊防委李鳴復分財用委余天

錫人猶惑焉嘉熙三年行簡請老優以平章重事而相李宗勉宗勉清儉有時名中外方賀得人未幾不幸以疾薨越明年歲在庚子召都督史嵩之入相嵩之尙權術用濮斗南劉晉之而尤忌杜範之賢淳祐四年甲辰丁父憂置急遞移朝事決之家而留范鍾爲相塞賢路以謀起復徐元杰在經筵首沮其議上素注意杜範每比之司馬公至是乃親擢範爲相傾心委任之時範已病亦力疾思報條革時弊善類相慶都人驩呼載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會範疾甚爲

相範八十月薨游侶以謹愿繼之爲相嘗置國

謀檢計財用出入不果成嘗相趙葵不拜侶罷而清之再相自丁未迄辛亥五年閒奄宦董宋臣之爭以贖貨蠱探所誤又不止國事矣至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相繼爲相皆無能救其弊方方叔子弟招權誤用余誨帥蜀殺王惟忠無罪公論尤少之潛雖素有才望不喜任術上不甚親信惟樸清勤有守元鳳有度量而太樸茂引丁大全同列爲大全孩侮而奪之位斥辱士大夫聚羣小掎斂苛急如沸又佯狂衣

冠舉動皆怪遇事率諧謔天下目爲丁風卒致己未
秋金兵偷渡幾危社稷以貶死吳潛再相金已渡江
上與其艱難拯憂危而所用無一善類事定賈似道
由督視入相怨潛嘗欲置諸危地潛亦以貶死然天
下冤之似道旣殺潛威福益張自是專國柄歷三朝
稱元老自拜平章而輪宰相爲之掌印聚流俗工爲
四六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至亡身危國而
不知則又理宗後事矣

○賈似道 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
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
參袞繡山林今有半閑之姬旦蓋賈有所生母朝
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于葛嶺私第扁曰
半閑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
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閒賈甚稱賞遂除官告
院旣而語客曰此詞固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會子猶曰我以吾仁
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
旦又豈志半閑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

峰殆俗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詞云捷書連
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
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
天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閑心鶴外被乾坤繫定
虹玉腰圍闔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
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

三月三蓋頌庚申歲草坪之捷歸舟乃筋齋名也
理宗隆準龍顏性天明達表章正學排黜異端肆筆成
章皆該至理三代以還帝王講學者皆所不如杜範

清苦忠愛一念致君爲上所傾信亦近代君臣遇合
之所未有而天不慙遺寂無他倚以致國家卒惟儉
人之禍尙忍言之痛不言忍而言之其致變之略有
三宰相也臺諫也邊闡也宰相職在進賢退小人以
佐天子而宰相非人至以公朝之官爵爲私門之商
貨使請價而得布滿中外者皆次第取貨之小人致
變一也臺諫職在爲天子耳目以彈劾宰相之非才
而臺諫非人至以公朝之執法爲私門之吠犬使天
子不得有爲而一惟宰相之私致變二也邊闡職在

與天子分閩而治死守封疆以長保塞上之安而邊
聞非人至以三軍死生國家安危所寄之地爲承受
中朝權貴應副人情私囑之奴僕使邊防蕩然敵至
如入無人之境致變三也三者致變而狄之變始烈
國家仁厚社稷靈長已三與狄爲鄰契丹先嘗寇我
先滅女真繼嘗寇我又滅迨今韃靼始毒我尤甚初
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
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尙能
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于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

草以爲居視草青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
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
韃靼至忒沒真叛之白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
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
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于是始大
而忒沒真爲韃靼始興之主嘉定五年十一月忒沒
真留大會撤曷國女真于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
河東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數千里生靈爲其殺
戮殆盡惟有大名真定青鄆邳海順通州堅守未破

六年二月金兵回至燕京之糧餓死亦十三四女真
事之以少女乞和韃靼退百十餘里至居庸關瓦所
掠三路少壯男女數十萬盡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
真避之假息我舊京開封七年七月夏人遣使求我
夾攻蜀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真來督歲幣十一
月遣聶子述與和侍郎劉燿以下與太學諸生皆爭
稱不可真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皆不聽八年
韃靼再南下破燕京破潼關山東羣盜爲亂女真地
勢益蹙始謀窺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二月寇

四川十一年李全雖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夏人
再謀夾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陷鳳州及興元
中陷蘄黃東亦圍及滁濠李全尋亦反嗾辛卯歲春
雖幸其自斃鄭損是歲方且棄蜀三關國勢日益岌
岌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鎮靜韃靼迫逐女真
至蔡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清之銳意
乘機遣邊帥孟珙共滅之韃靼歸我俘獲使薦太廟
以雪前恥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韃靼之方強如彼我
罔人之力如此韃靼稱功于我如彼使善與交尙虞

後鞏清之反背約束虛欲襲取其無人之地以誇厥
復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
百餘年兵糧積聚輦載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
郡盡失此干致變之餘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窟解
卽忒沒真弟幹噴之子代立韃靼于是再傳矣去之
三十五年丁大全以狂怪當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
玠取貨百姓以償帥債漁舟不勝其毒一旦導北舟
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窟解弟馳藥之子
韃靼于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偷渡也賈似道正董師

江上事急嘗約元和己而會曹世雄斷彼浮橋蒙哥
敗于合州憤死軍中寇鄂渚忽必烈急歸謀立解圍
去似道因自詭有再造之大功掩覆約和之事不復
言元遣使郝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
報元遂得歸由于我致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
窟解之弟闕出之子于蒙哥爲從兄始效女真立年
號置官稱韃靼于是四傳矣致變三致寇三而又值
韃靼之方張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一年
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爲子是爲度宗

相丞杜範 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
觀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弊皆原
于私之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于私上除公
監察御史劾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疏匿不
行公言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
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匿陛下之旨不行豈勵精
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奏公粉飾
擠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事關一體大
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

朱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
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于夷
簡彥博未能萬一乃屢贖譏諂欲與臺諫爭勝負
因率合臺論其事併論制閹詐謀罔上清之愈忌
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寺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
復除公殿中丞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
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挑橫強敵幾危宗社及論其
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
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僉書樞密院

李鳴復交財託好事未行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
鳴復猶惓惓不肯去公謂閣門使于班行手扞之
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
尋差知寧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起入朝復言端平
更化相位非人無能改于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
爭馳敗壞汙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
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
弊忠憤感發聞者歎竦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淳祐
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

抑敕尾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
悉抗言無隱時相史嵩之雖外示涵容內甚忌之
劉漢弼八臺劾右正言葉賈賈亦繼劾漢弼既俱
罷獨賈罷閣職公言賈先被劾已爲罪人尙處臺
諫之權以爲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罷之退復
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丞相何不
去之乃復畱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晉之諫議
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
知政事使公差同列而自去公卽日竟出關」亟

紀要卷之九
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公會太學諸生
伏闕畱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急遣其
客劉機密約晉之輩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遂其
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驩
呼相慶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
之公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行旨當嘗出于中書
二曰肅宮闈謂宮府當同出于一體三曰擇人材
謂當隨才授任久于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
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官閤衛不當爲徇私

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樁國
用之出入求鹽筴楮幣之更變且乞早定太子凡
內降盡封還堂闕盡撥還吏部上求治益急命宰
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世要務孟珙久
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毋以術
相籠駕珙感謝願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
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冀必取壽春公命維
揚鄂渚東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曲當
軍士悅服公孜孜體國雖疾不廢機務爲相纔

系要通編
八十日薨年六十四上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公有
令質以聖賢格言爲實踐躬行有田僅二頃平生
不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自公未貴人已比之司
馬公上亦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清修苦節身若
不勝衣至臨大節賁育不能奪天下俟其出處爲
休戚得政未及盡設施遽薨背識與不識皆相弔
失聲輻車所過聚祭巷哭其迹往往類司馬公時
司馬公承新法蠹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旦公乘
權臣蠹壞風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爲不同

然司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一
時乃皆天奪之遽志士仁人所爲掩卷於邑而不
能已已者也前乎公爲相者李宗勉以清儉名後
乎公爲相者游侶董槐程元鳳皆世稱善類其可
相而堅不肖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 廣州人寧廟朝詳刑廣西除害雪冤不勝
紀述帥淮東首急邊防浚濠廣十二丈深二丈西
城濠勢低疏塘水爲限初月河釣橋因滁陽山林
創五寨結忠義分維揚兵同習馬射又欲募民爲

萬馬社時相不果行李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
瑋潛以密劄取泗州大敗致寇而欲和議公謂不
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亂復帥成都尋
令護西蜀先是將帥以不協敗公至勵以大義將
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納韃夏合從之請
會攻秦鞏韃夏爽約不至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
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徑入而韃夏始不敢私
有請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鏤板邊關
開諭招納金自是上下相疑以至于亡他如增馬

價而馬政始舉飭關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庫錢數
僅踰萬後至千餘萬蜀知名士無不薦沔帥趙彥
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誤事囑時相勿用之後
彥呐竟亡蜀終公在蜀金不敢犯後公以疾告歸
朝廷以鄭損代公金諫知之卽大入公再爲一臨
邊金退乃還除禮部尙書不拜便道徑歸廣州
理宗卽位除帥長沙辭帥江南辭除吏部尙書至
親洒宸翰以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
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

州既拜命盜甫平卽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
相皆終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其家
居祠廩月財量受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
几俸餘皆以均親黨致仕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
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公之不作相天下至
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爲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
邊閫或乃視爲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嘗獨
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韃興
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厲階天下事

又可知矣尙何相爲故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
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得已而辭者哉然
則天下素所望其爲相者真德秀言論丰采文行
聲績獨重嘉定寶紹閒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
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略無
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
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地建議御關卒
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質貨備衣
裝無以償故鬻延及州郡兵皆鬪自是軍政不復

立公知貢舉事復喧罵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敏歷多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則言其履危害民于史嵩之則言其不可爲相又嘗因邊遽條上十事皆切時務聞李宗勉薦爲相上方欲相之會以病終

唐璘 威武古田人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

不度事空頓空國幣委政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發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讀之驚人而世罕知其事嘗見蔣峴尚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乍暖飲糖霜水過多致疾頓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爲太上皇賈似道聞之密告其妨貴妃轉聞上先事亟逐之或誅之凡其黨盡屬蔣峴以他事黜之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併疑及清之

是年秋宗祀雷變并逐之清之未必知其謀璘之
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惟謫居婺州終其身上寬
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清之妄庸誤國縱其子
世昌移易公家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
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彈李鳴復諂鄭損得
薦迎合鄭清之得擢臺端交結史賓午得登政府
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遂七疏乞出而去
王萬 婺州寶婺人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右
督師入相萬直論其不可不聽出萬爲大理少卿

萬卽日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
致其事嵩之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
錢五千緡贍其家

洪咨夔 臨安於潛人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貪
黨居多會同臺王定誣詆正人劉漢弼咨夔攻定
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崔丞相帥淮帥蜀皆辟與偕
行禮爲上賓理宗立入朝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
心當國者悲之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遂鐫罷
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爲

□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骸雖離婁無所用其明况與強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定寶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素行既高又文足以達故一日入臺丰采震天下時蔣重珍王遂郭磊卿皆入臺有直聲劉漢弼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既沒上賜贈其家加于王萬且謚之曰忠表其閭為忠諫坊凡皆臺諫之賢臺諫國之

紀綱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錄其人如此然臺諫為天子斥逐權奸使不得害于而國固專任臺諫之力也臺諫為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而國以危亦專任臺諫之弊也臺與諫為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為天子用及為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為賢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為賢臺諫以不阿私宰相為賢臺諫官本九品青衫一經親擢即權重宰相

相祖宗立法意果何在柰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是非而一切從之乎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禍其人不足以汗簡冊故不錄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遍發邊關監司郡守書使曲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臺諫避嫌鄉郡而近或劾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僮僕皆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搏擊權奸不毛舉細故而近或聽游士受賂之言取縣令振職抑豪強

正稅籍者率鑄罷之名曰月課使人才摧折根木大壞窮民反代豪強納官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凡此三者雖皆臺諫末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小補云

度宗 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舊輔賈似道值年穀屢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遠違君父養傲湖山自號半閑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咸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至于不忍言似道亦竄謫死矣初似道恃其

姊貴妃勢游狎博戲爲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擢金部以刻薄稱職得爲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淵藪似道復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蠲無納虛名之賦至鄂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倍償賦益川湧山積用以買譽游士談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恩數盡護諸道兵已未秋元兵初偷渡鄂渚似道時督視置司漢陽力未及沿邊上下理宗皇帝每墜其之賴印應飛守鄂渚上則王堅守合州下則

江州前則向士璧守潭州兵勢聯絡威權不至旁出又賴曹世雄斷浮橋于涪州使彼兵中斷而元主蒙哥爲王堅所挫辱憤死攻我鄂州之酋忽必烈者蒙哥從兄也聞之急歸謀立亦解圍去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其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爲右丞相爲平章重事自此不復言兵唯日聚諛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遣使督和議則幽之不報將士定勞江上者陳乞功

賞則抑之不行諸帥如曹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其
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土壁則窘以城守公費皆殺
之史巖之諸舅也廢絀之王堅雖賞功召還實亦置
之閑地惟有呂文德爲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
恣其橫似道舊歷財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
使膏梁尸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淳謹代之而課其贏
淮東監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兼之不置本司一官
而盡籠其利以入己惟呂文德代爲京湖制總備知
其欺謾首尾故又一切恣其貪文德起土豪趙葵始

擢之爲將似道始結之爲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
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累其官至矣
傅煥授其子師夔至法從貴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
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爲帥時額二十五萬似道
自爲帥時尚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爲帥時尚十七
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
之賦入爲己有又用私人戴墳者名總領或科或朝
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爲己私以至寶貨充棟宇
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揣分而言何啻大過然文德愚

鄱小民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既入相
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
爲郡不冝禮祭先聖罵其不會教我識字客將陳故
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切而貪寶初諸將既盡
用文德私人獨曹世雄劉整才高不冝屈劉整與曹
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
德貶世雄移整瀘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虞禍
之將及也大遺賂慶文德生朝乘其閒亟叛歸爲元
任責圖江南似道又素建議襄不必守己未之警有

爲白劄請棄襄者上封以示似道似道奏乘此棄之
無傷方似道至京湖首取善守襄者高達歸其幕後
劉整因暗文德以玉帶給于我境白河開榷場築土
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使者腰以耀之文
德受其帶又兼取使者帶使整得一夜築鹿門城截
我襄城于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道徐遣愛將
范文虎救襄文虎尤愚鄙不才買歌童舞女謳歌于
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敵兵長驅凡前將士之求賞
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呂壻也與師夔盡

帥沿邊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竦陳樂而下皆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一矢而遁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似道皆不與之權權歸省吏翁應龍除王燭知樞密院將相之燭不屑微服泛海逃夢鼎諸人亦恥之稍久輒力引去至無官為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間相位嘗虛兩年有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以得峻擢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翁應龍似道所欲還有臺諫不敢任責者亦應龍為疏藁以付

合臺似道敗應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淫樂者皆誅之

按東坡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與六朝本李公心傳繫年并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中節多得于見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夫理宗以支庶入繼天統四十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為當時之一概矣至于度宗十年之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為者襄陽被圍久弗克救北兵駸駸近在江左帝位

迄罔聞知焉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不牽羊肉
祖爲燕薊之俘囚耶何至于孤兒寡婦而始嬰其
禍哉公之作此書至賈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
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諫邊關之非人所以致
強敵之憑陵者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德祐之際
其所見所聞如此今之士大夫處于至正之朝者
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之亡山河之易
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
于慟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閒

多特筆公于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
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因取而著之于此以爲亡
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錄也歲在庚戌三月十
四日滎陽生鄭真識

前柱下史陳朝輔燮五父錄存

男自舜同亮梓

孫憲淇景瞻校

乾隆癸酉夏五月錢唐施禮畊借趙氏小山堂藏本

錄於桐竹雙清處

錢唐陳希濂家藏本

古今紀要逸編終

刻古今紀要逸編跋

東發先生黃氏日抄合經史子集凡九十七卷自宋以來通行天下矣其古今紀要起自三皇至宋神宗止卷凡十九葉文莊云古今紀要十九卷當與曾先之史略竝傳是文莊之所見者亦止神宗也及見邵宏齋宏簡錄序則云黃震之脩寧理二朝紀多散佚不傳文獻無徵後之作者有其志而不逮悲夫悲夫又知日抄之紀要不止于神宗宏齋亦付之無可如何矣先大夫畱心史志蒐購遺書鈔得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

兩朝紀要余閱見狂喜天下固有湮沒數百年而一旦
復出者乎非有鄭滎陽之稽古采葺先大夫之好學廣
搜則此卷亦終于銷滅矣獨是神宗以後尙有徽欽高
孝光寧六朝不知滎陽何以弗錄豈東發所紀原闕是
六朝乎抑紀之而散佚卽滎陽亦未得見乎是未可知
也顧卽此卷而談信耳信目多足補宋史之闕文真赤
水之遺珠也安可使其已獲而再墜乎此後學之責也
因付梓人公諸海宇甬東後學陳自舜同亮甫謹識

